

橫浦先生文集

九

樂樂此二者其義豈不深哉然其數可
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
子之所以得天下也行孝悌而不知其
義安能見於天下國家哉夫申有舉起
之義精神全在此字上學者不可忽也
今之樂猶古之樂

孟子於孔子所行一切反之孔子雅言
詩書執禮其謹如此而孟子則黜雲漢
子遺之詩至斥武成漂杵之書謂禮有
非禮之禮謂今之樂猶古之樂則與孔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孟子拾遺

申之以孝悌之義

謹庠序之教為何事哉為孝悌而已孝悌之心自孩提以至壯長固自行之第未有人發明之使之知其義以見於用也所謂義者何也事親時愛戀眷慕則孝心見矣孝心見仁之實也從兄時恭謹唯諾則悌心見矣悌心見義之實也孟子以謂智知此二者禮節文此二者



子放鄭聲之意大相反矣嗚呼此孟子所以爲學孔子也昔魯人學柳下惠者雨夜不納嫠婦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是真學柳下惠者也夫學貴乎能用魯人學柳下惠其見於用也乃爲不可之節孟子學孔子其見於用也乃一切反之此蓋所謂觀時會通以行典禮而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也學不能用則終身爲腐儒而已矣故學者尚論古人在論其世也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
大國反事小國可見其涵容矣此所以謂之仁者小國事大國可謂識利害矣此所以謂之智者如此則處小處大無所不可矣此天理也大國不能容小國小國不能下大國皆私意也皆逆天也
仁者樂天智者畏天以天意耳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聖人無私心以天下爲心天下之心憂
即聖人之憂也此禹所以思天下之溺
猶己之溺也天下之心樂即聖人之樂
也此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武王所
以垂拱也使主有私心則忘天下矣憂
樂在一已而不知有天下桀紂所以敗
亡如此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觀
孟子所對是啓齊王一國貨色之心也

一國好貨好色此何等風俗哉如葛屨
之詩桑中之刺一國好貨好色孰考上
下文不敢撮取一語以罔聖賢也孟子
所謂好貨者謂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
有裹囊也此太平之事也豈謂機巧趨
利乎所謂好色者愛厥妃也謂使民嫁
娶以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亦太平
之事也豈謂相竊妻妾乎余恐小人借
此以濟其姦而君子罪其言之不謹也
故表而出之使學者於聖賢有所考焉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學校之設本爲何設爲明人倫而已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間日用之中天理每於此而發見第以人欲所汨無自而識之耳大學之道以格物爲主格物則能窮盡天下之理人倫之理惟格物者能識之識者明也惟能識之則能用之以爲天下國家舍人倫而曰學此異端邪說先王之所誅者也學者不可不謹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矣

自有攸不惟臣至附于大邑周此武成之文也其語增減不同者豈古文尚書如此哉自其君子實元黃于篚至取其殘而已矣此孟子述武王之意也其言簡古有不可曉者輒以意解之有攸不惟臣謂紂無道其臣下見於所行不臣

之節君臣紊亂紀綱大壞武王所以東
征者亦非富天下也安厥士女而已天
下素聞武王之德知其師來皆篚元黃
以昭我周可以王天下紹當作昭一見
武王皆心歸武王而美之民之美乃王
之美也民皆有鼓舞之意孟子因萬章
問宋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故引此篇
以斷之曰武王行王政以伐紂其君子
實元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君子小人各以其類
寓誠意於物以迎王者救民之師想見
當時歸仰之意矣以武王之師非爲虐
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王
偃果有武王之心乎使王偃果有武王
之心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爲君詎畏齊楚乎此孟子以偃之行詐
故以此言闢之也其意深矣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者理也天下之理久矣治或生亂亂
或生治此自然之理也泰者通也治也

然秦之極曰城復于隍孔子繫之曰其命亂也豈非治或生亂乎否者閉也亂也然否之極曰傾否孔子繫之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豈非亂或生治乎是一治一亂其理久矣且洪水作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此亂或生治也堯舜既沒暴君代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此治或生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飛廉虎豹天下大悅亂又生治矣及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治又生亂矣一治一亂天下之理如是久矣豈有它哉惟賴聖賢爲之扶持耳孟子之論豈特爲一時而然哉六國亂極而爲秦秦并六國似治矣而二世亡之陳勝項籍作亂漢高祖定之至文帝而大治數傳而王莽作亂光武定之至章帝又大治數傳而董卓曹操又作亂至其子丕奄有神器似若治矣而五胡亂華中原陸沉過江而元帝爲宋爲齊爲梁爲陳爲隋爲唐爲

五代治亂相乘豈有已哉非孟子深極物理豈能斷然爲此論於千載之上哉
春秋天子之事

天子之事明三綱以正人倫而已矣春秋之世上無令王三綱墮壞人倫顛倒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顓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一人之身而子弑父臣弑君兼有其惡乃儼然南面以臨其臣天子不行殘滅之誅諸侯不聞問罪之請是三綱人倫於此亡矣中國將爲夷狄人類將爲禽獸夫子不得已而作春秋誅亂臣賊子以遏人欲於橫流扶天理於將滅使時有明王以春秋之意見之行事則天子之事畢矣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楊氏爲我壅遏爲義之路至於使天下無君墨氏兼愛壅遏爲仁之路至於使天下無父天下無君父非人類也禽獸而已矣仁義行則君父之道明此聖王之道法當如是也仁義壅遏則君父之

道不明此異端邪說也邪說一行則人類殄滅禽獸得志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而虵龍居之見於洛水禽獸至焉見於沛澤此亦邪氣所感而然也仁義明正氣盛故禽獸不得以橫行於中國也此理深矣淺陋之士豈能知哉孟子之闢楊墨意有在是爾

安宅正路

仁則覺覺則神閑氣定豈非安宅乎不仁則昏昏則念慮紛亂不得須臾寧矣義則理理則言忠信行篤敬豈非正路乎不義則亂亂則邪僻與魑魅爲鄰矣仁義豈它物哉吾心而已矣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使校人畜之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形容放魚之狀此亦僕夫中錚錚佼佼者也始舍之圉圉言雖得水尚困弱未能游泳也少則洋洋言精神稍復舒肆之息也悠然而逝言精神還復舊

觀喜而超脫之見也其形容妙入魚之情性亦可喜矣乃爲口腹之快爲欺罔亦可惜也子產聞之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其仁惠慈愛之心可於此而見矣余於得其所哉兩語想見子產之爲人如此賢人而校人欺之乃復不耻出而自逞其竊盜之能盡言語之妙而不能自好者大率皆校人類也

不能盡其才也

仁義禮智人人所有是人之才地皆可以爲堯舜然而至於至愚極陋與聖人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地耳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何謂盡極惻隱之心遡而上之以求其所謂仁既得此則傍徨周浹於其間使置之則塞乎天地溥之則橫乎四海無有絲毫不用其才力者此之謂盡也於義禮智亦復如此其爲堯也舜也必矣孟子開盡之一門以謂止在思耳學者試思之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之來則仁義禮智信之則見此因外以上其才也以其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之常性也故好仁義禮智信之懿德此因内以上其才也然則人性之善復何疑乎先生之號則不可

吳侵陳斬祀殺厲太宰嚭問於干木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曰斬祀與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乃矜而赦之與其無名乎古人重於名如此夫謂之殺厲之師此何名也謂之討敝邑之罪則其名美矣宋輕事在於息兵其德可謂大矣然以不利為號是使秦楚求所謂利以利為號則天下相率而為利而商鞅孫臏陳軫沈同陳賈蘇張之說行矣是其志雖大而其號則不可也以仁義為號則天下相率而為仁義而商鞅諸子之說敗矣嗚呼名號之際其可忽乎昔漢高祖下

三秦出師攻項籍董公教高祖三軍縞素以誅殺義帝者爲名其號之美孰有過於此者此所以五年而成帝業也士大夫所學其於名號可不謹乎

務引其君於當道

臣子用心要當曲盡其巧觀人君意用所在而轉之所好偏竒即就其所好引之使歸於當道而不自知可也如齊宣好今之樂即以猶古樂引之使與百姓同樂好勇即以文武好勇引之使安天下之民好貨即以公劉好貨引之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囊好色即以大王好色引之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非歸於當道乎若夫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至云以頸血汗車輪韓愈諫憲宗迎佛骨即云事佛者必夭折張墀諫敬宗幸驪山至云往者必有大凶此大失孟子之意矣學者不可不攷

動心忍性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所以動其心而忍其性以成就之也動其心者所以驚惕之也忍其性者所以抑遏之也心舍則亡非有以驚惕之則不知存目性欲色耳性欲聲鼻性欲臭四支欲安佚非有以抑遏之則流蕩而不知反夫動之忍之或驚惕於放逸之微或抑遏於流蕩之外先後左右假之於物害之於事皆天意念念欲成就之也則聖賢之資不如是不激

發耳金經百鍊其色愈明玉煨三日其色愈粹烈火猛燄中乃金玉成就之處也天意厚於聖賢故以不可意事困厄之吾儕於急難其可沮喪乎庸詎知非天意所臨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孟子之意非薄襄王也余固論之矣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君乎故入公門則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

行不履闕過位色教如也足躩如也其
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又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容上
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
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
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
不俟駕行矣學者事君當如孔子之法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其語溫晏直而不佞婉而不
傷此君子長者之言也孔子喜之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其比方四十里爲阱
於國中之言似太勁矣學者不可不謹
告梁惠王曰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告齊宣王曰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司馬子魚諫宋襄王用兵其言曰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其辭如春風
醇酎使人心醉如無乃猶有之辭若之

何之辭盍姑內省之辭皆若有所避就而無直辭勁氣以傷人比夫直指君爲非民父母與夫匹夫之勇之言大相遠矣士君子誠味之自可見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深詳聖

人之意是富貴以道義得之聖人將處之矣初不與富貴立敵也曾子之言豈有爲而言歟學者當置曾子之說而從孔子庶幾不墮於客氣以失曾子之意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之言與成覿相類皆有奮然作爲之意不似顏子之言安妥也聖人以仁義爲家常事非欲以壓衆也學者於

此微處當細攷

貴戚之卿

齊景公捨太子陽生而立子荼其亂端已見矣及問政於孔子孔子止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雖切於景公而畧不見圭角使景公感寤遽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如此進對正爲人臣之法也孟子對貴戚之卿乃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使齊王勃然變乎色嗚呼其危哉學者無孟子闔闢之用而欲效直言勁辭如孟子恐非所以爲臣子計也要當以聖人爲法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昔子貢問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夫子不荅他日置大夫而問練而杖禮

歟孔子曰非禮也子游問魯大夫羔裘
玄冠以吊禮歟夫子又不荅他日置大
夫而問羔裘玄冠以吊禮歟夫子曰易
之而已夫以魯大夫爲問則皆在所不
荅豈非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乎陳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
退揖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豈非善則稱君之義乎今孟
子以今之良臣爲民賊富君輔君爲富
桀豈亦有說乎其詳已見於孟子說矣
要之不非其大夫善則稱君此孔子家
法也學孔子者雖未見道而力行此二
說亦足以養忠厚之心道或未見而以
孟子之說爲辭非特受禍而召辱而刻
薄之態恐馬伏波尚能論之吾徒安得
不痛以爲戒

西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
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既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山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大君謂人主吾爲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也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

慈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有若
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
秀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孤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
告者也

疲癯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
而無子者幼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
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
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
兄弟顛沛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
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
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
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
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
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
神故知化則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
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

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
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

存心養性爲匪懈

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
懈以事天地也

惡旨酒崇伯之子顧養

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
惡旨酒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穎谷封人請遺羹於母以起鄭莊公之
孝心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
孝心與其類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舜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栗瞽亦允若是
舜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
之孝大有功於名教吾能在困苦中竭
力爲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
不明乎道乃以死爲恭而成父之惡不
可爲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
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
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箒是順其受
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
能處天地之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
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竒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竒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竒之孝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

富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貧賤憂戚是天地愛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天地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

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梏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爲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爲持已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

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爲天地
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爲大孝之
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當自
重焉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